



收藏愛的種子：seed of love

富足的貧窮者

◎二甲/盧羿樺·潘幸均

這是個炎熱的夏天，當我們都在為冷氣不夠涼而大聲抱怨時，卻有些孩子連電風扇都沒得吹。長久以來，衣食無虞使我們的眼光變得又短又淺，只見到缺少的一丁點東西，卻看不到自己擁有的，更遑論他人需求。



99年5月29日，臺灣世界展望會終身志工楊雀老師帶來了來自世界邊緣的影片。那是困苦的人民、飢餓的孩子為了活下去而奮鬥著。同樣生活在經緯劃分的方格中，他們在貧困環境中綻放出生命的光和熱，與處在富足環境卻總是為了芝麻小事難過憂鬱的我們相比，簡直是來自不同星系。演講結束後，我們訪問了楊雀老師，在過程中她揭示當志工的真諦不只是為了幫助他人，更是從他們身上學習。我們將訪問稿轉化成一名少年的心路歷程，希望讀者能了解，我們所擁有的是多麼奢侈的幸福。

這是個晴朗的日子，風纏著髮梢，一如往常騎著Giant在街頭遊蕩。曾經有人問我為何四處閒逛，我答不上來，卻仍隱隱感覺心裡一塊尚未崩壞的虛無地帶正在擴展。儘管自己擁有許多，仍然覺得少了些什麼……或許是關懷吧？這麼多年來始終缺乏我所渴望的關懷，從小爸媽總是冷著一張臉問我成績，同儕的虛偽已深到讓我看不到他們真實的輪廓，就如騎著腳踏車飛速地向前時，那些一直向後奔去的模糊景色。

「登~~」學長敲我，「服務時數滿了沒？」

我嚇了一跳，連忙敲鍵盤「還沒。一起去？」

「週六早上九點，捷運站集合。掰掰~~!!」「喂！」拍桌大喊，我可還沒同意呢。想提出異議，但學長似乎早料到我的反應，才剛打完，msn馬上顯示離線。

盯著電腦螢幕上活潑跳躍的動畫字，我卻佇立在冰冷的心上。再見了，我的假期。

丟下學長他們做事，自己卻坐在門外，似乎有點不道德。可是我無法忍受這地方。只剩三面牆的破舊木屋，裡面陳設的只有一張床以及一方矮凳，潮濕又溢著腐朽的霉味。實在不明白為何住在這如此荒蕪的地方，那些孩子還能笑得那麼開心？那笑容就像擁有全世界一樣，那我算什麼？我作的、我擁有的又算什麼？

拔起腳邊一長撮雜草，朝屋內扔去。「幹麼？」學長發火了。「沒事。」「沒事就來幫忙刷地，不要在那邊……欸，妹妹，你跑去哪？」

「大哥哥，你怎麼了？」孩子當中一個瘦到前胸貼後背，衣服鞋襪都髒兮兮的五歲女孩，算是這些孩子中年長的了，紮著兩根辮子蹦蹦跳跳地向我跑來，「哪裡痛痛？我們去找醫生伯伯好不好？」

「嘎？」我吃驚又滿是疑惑地望著這女孩，一個本應擁有充滿色彩且無憂無慮童年的女孩，如今都自顧不暇了，怎麼還能用如此真誠的語氣關懷他人？關懷一個素昧平生的人？我不懂。

回到家，媽立刻把我拉過去。「不要拉我，最近沒考

試，不要問我成績啦！」「憨囡仔，誰要問你成績？都累了一天，趕快來吃飯！」身量較矮的媽墊著腳尖，左手抓著我，右手朝我的頭輕輕拍一下。我有點嚇到，這不像平常的他們，他們怎麼可能會說除了成績以外的事？而爸早已坐在餐桌前，用沉鬱的眼神凝視我。「兒子啊，」先說話的反而是媽，還順手夾塊滷肉放我碗裡「你最近好久沒和我們說話囉！」這次夾了顆花椰菜進來。爸索性放下碗筷，上半身傾向我說：「怎麼了？為什麼回家都把自己關在房裡？」我看看爸，又看看媽。兩雙不同的眼睛，卻有著一樣的擔憂，一樣的關切，一樣緊緊盯著不肯鬆懈。我無法遁逃無從逃避，卻又不敢直接面對那種眼光，那種關懷底下藏著深深、深深憂切的眼光。「可是……你們總是在問我成績。」我被這令人窒息的氣氛逼急了，聲音不自覺地上揚。媽眼眶紅了，過來抱著我「笨兒子，你以為爸媽只關心你的成績嗎？我們只是擔心你顧不好自己而已。結果，你每天把自己鎖起來。你知不知道我們……」我怔怔地望向爸偏過頭的側影。夕陽灑入，不規則的光影切割爸伏在窗櫺的身子，金光燦爛與灰白蒼老的界線扭曲成蜿蜒的長蛇，如此清晰。

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？

「我想，真的是我太不懂事了吧？原來爸媽只是不會表達他們的關愛而已。今天才發現，我的一切是他們給予。還好，不算太遲。」

笑一笑，拉起袖子擦擦螢幕。然後插入SIM卡，準備將照片存檔。那些孩子住在新北市，不算太遠，卻彷彿來自無盡的天邊。幾近崩毀的木屋、粗劣的食物、燦爛無比的笑容。一雙雙舞動的小手小腳，是什麼讓他們能這樣快樂這樣有活力？開啟無名網誌，把我的疑問打上去。今天無聊發愣的時間遠比認真作事的時間還來得多，然而那些孩子的身影都已映在瞳裡，每當我眨眼，那些美好都一幕幕的在眼簾播映。環顧四周，堆滿DVD的架子、凌亂的床鋪，牆角是跟爸硬要來的音響。全是我一人的，而我到現在才真正發現這些都是早已擁有的奢侈。那木屋，我笑了，要我在裡頭住上一天都不可能吧？

我的悲戚來自於同儕間無盡的比較和恣意的揮霍，而溺於不滿足；孩子們卻見到自己擁有的，所以快然自足。當他們的笑聲朗朗迴盪在充斥欲望而空洞的心房，誰，才是貧窮人？

我想我懂了。不論我或是學長，並非是幫助孩子，也並非因為同情，而是向他們學習，他們給了我們生命的價值，而我們，只是渺小的付出而已。在富裕環境中喪失豐盈心靈的我們，與這些富足的貧窮人同行，學習並且成長。

風和日麗，我騎著Giant漫遊。前方紅燈乍亮，緊急煞出尖銳摩擦聲長一線，魔音穿腦。驚魂甫定，揚首顧盼左右。這路口，數不清畫面是第幾次出現在眼前。前些日子一位中年婦人在這被不良少年持刀搶劫，婦人大聲呼救，卻收不到來自人們的回音。當冷漠已成習慣，是不是世間的一切苦痛和我們擦肩而過就算了？而當我們眼裡只有自己時，是不是別人的付出都是理所當然？

不，不應當如此。一直相信，即使是陌生人，在眼神對上的那一瞬，秋水盪漾的必是柔和的餘波。我能感覺到，這世界還是友善的，就算被遮掩。

